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二十回 射鴻雁薛禮逢故舊 贈盤纏周青同投軍

詩曰：英雄深喜遇英雄，射雁山前故舊逢；
同往龍門投帥府，無如時運未亨通。

再講周青又說：「哥哥，如今去出仕，自然也要一同去。路上盤纏不勞哥哥費心，待我拿過銀子來，哥哥權為安家之本就可以去了。」仁貴道：「既承兄弟費心，為兄自當作伴同走一遭。」周青大喜道：「哥哥，我帶得白銀三百兩在此，哥哥拿到家中付與嫂嫂，辭別了就來到我繼母家內來，吃了飯然後起程，我先去了。」仁貴接了銀子大喜，回身便走到破寨內來，叫聲：「娘子，我有個結義兄弟名喚周青，贈我三百兩銀子作為安家之本，要同我到龍門投軍乾功立業，今日就要動身，所以辭別娘子要分路了。」柳金花聞說此言，心中一悲一喜，叫聲：「官人，乾功出仕為男兒之大節，未知官人要幾年方可回來？」仁貴道：「娘子，卑人此去若是投軍不用，即日就回，若然用我，保駕徵東跨海前去，多則三年，少則兩載，也要回來的。」金花說：「既有許多年數，妾身也沒有什麼丟不下。自從成親半載，已經有孕在身，未知是男是女，望官人留個名字在此。」仁貴道：「阿！原來如此阿！娘子阿，我去之後，生下女兒不必去表，若生男子，就把前面這座丁山為名，取他薛丁山便了。」金花便記在心，叫聲：「官人，妾身苦守破寨等你成名回來，好與我父母爭口氣。」仁貴說：「娘大在家保重阿！乳母，我去之後，姑娘有什麼憂愁，要你在旁解勸，使姑娘悄然解悶，我有好日回來，自然報你之恩。」顧媽媽說：「不消大官人費心。」金花說：「官人路上小心為主。」

仁貴道：「這個不消娘子吩咐，我去了。」這番夫妻分別，正是：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。

仁貴離了破寨，竟到王茂生家。卻正遇他夫妻在那裡吃飯，茂生說：「兄弟，來得正好，坐下來吃飯。」仁貴道：「不消，我兄弟到來非為別事，一則相別哥嫂，二則有句說話重托哥哥。」茂生聽言連忙問道：「兄弟，你要到那裡去？說什麼相別起來。」仁貴就把相遇周青，贈銀三百兩去投軍乾功立業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茂生夫婦大悅：「原來如此！這也難得。兄弟，你去投軍，要得幾年回來？」仁貴說：「兄弟此去，多則三年，家內妻子望哥哥照管，日後功名成就，自當圖報。」茂生夫婦道：「這個不消可囑，寨中弟婦自然我夫妻料理，你是放心前去。」仁貴拜別哥嫂竟自去了。問到汪家牆門首，只見周青出來叫聲：「哥哥，請到書房內來。」仁貴道：「曉得。」

二人挽手進入書房。小廝撥進早飯，兩人用過。周青叫聲：「哥哥，小弟為教師雖有數載，只積得五百銀子，一箱衣服，也算各色完全的，待我拿出來。」

周青撥過箱子，取匙開鎖說：「哥哥，這裡邊衣服五色俱全多有的，但憑哥哥去揀一副，喜穿什麼顏色就拿出更換。」仁貴一看，果然顏色完全，說：「兄弟，我倒喜這白顏色。」他就拿出來改換，頭上白綾印花抹額，身穿顯龍白綾戰襖，腳踏烏靴，白綾褲。正所謂：佛要金裝，人要衣裝。起初仁貴面臉多有怪氣，如今是面泛亮光，猶如傅粉，鼻直口方，銀牙大耳，雙眼澄澈，兩道秀眉，身高足有一丈，真算年少英雄。周青說：「哥哥，你滿身多穿了白，腰中倒拴了這條五色鸞帶吧。」仁貴道：「倒也使得，就是這條五色帶便了。」拿來拴在腰中。周青打好行囊，收拾盤纏，先進去拜別了繼母，又回進書房，大家背了包裹，說：「哥哥，走吧，事不宜遲。」二人出了牆門，弟兄一路閑談，正望龍門縣來。正是：逢山不看山中景，遇水不看水邊村。

一路上風慘慘雨淒淒，朝行夜宿，多少辛苦，渴飲饑餐，登山涉水，在路上行了七八天，早進龍門縣城中。你看那城內的人煙，阿唷唷！好不熱鬧；你看六街三市，車馬紛紛。周青說：「哥哥，我與你雖只本事高強，投軍之事，到底不明不白，不如且投宿店，慢慢打聽個明白如何，才好去投軍。」

仁貴說：「兄弟言之有理。」二人來到飯店前說：「店官請了。」那店家說：「不敢，二位爺請了。還是飽餐，還是宿歇的？」二人說：「我們是歇宿的。」

店家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到裡邊來。」二人走進店中，店官領進一間潔淨房內，鋪好鋪蓋，小二撥進晚膳來，擺在桌子上。仁貴說：「店家慢走，我要問你說話。」店家說：「二位爺，問我什麼事？」仁貴說：「店家，我們弟兄二人前來投軍，不知投軍的道理，請教你可知道投軍怎麼樣的？」店家叫聲：「二位爺，這個容易，那招兵這位總管爺名叫張士貴，他奉旨到來招兵，天天有各路人民到來投軍，只要寫一張投軍狀投進去的。」仁貴道：「這投軍狀上怎生寫法？」店家說：「這不過是具投軍人某人那州那縣人氏，面容長短一定要寫的。」仁貴道：「如此，我們弟兄兩個合一張狀可以使得嗎？」

店家說：「這個使不得，有幾個人一定要幾張投軍狀的。」仁貴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就寫起來投進去。」店主道：「二位爺，天色晚了，這位大老爺只得早晨坐堂收這些投軍狀的，若一到飯後退堂就不收了。」仁貴說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就寫端正在此，明日投進去便了。」店家說：「還有一句要緊說話，明朝二位爺投進去，大老老爺若用了，一定要發盞甲銀的，每一個銀十兩，發與二位爺不要自用了，有這個規矩，要送與內外中軍官買果子吃的，若是不送他就不用了。」仁貴說：「這也小事。」仁貴連夜燈下寫了投軍狀。

一宵過了，到清晨弟兄起身梳洗打扮，藏了投軍狀說：「店家，行囊在裡邊，小心照管，我們去了來算帳。」店家道：「是，只怕二位爺去得太早了。」仁貴說：「早些的好。」弟兄二人出了店門。行到半路，只聽見轟隆一聲炮響，大老爺升堂，阿唷唷，只見東南西北這些各路投軍人多來了，多擁在總府轅門。只聽鼓樂喧天，吆吆喝喝好不威風，大纛招軍旗號扯起東西轅門，大門有內外中軍出來了說道：「呔！大老爺有令，爾等投軍者速獻投軍狀進去！」只聽一聲答應，阿！那些人碌亂紛紛把軍狀遞與中軍官，仁貴也把兩張軍狀付與他，外中軍說：「爾等候著。」應道：「是！」

不表轅門外投軍人等候發放。單表中軍官進入大堂，呈上許多軍狀，旗牌官接上展鋪公案上邊，這位張大老爺就拿面上這一張觀看，原來卻好周青的軍狀，下面第二張就是薛仁貴的。那張環睜睛看時，上寫具投軍狀人周青，係山西絳州府龍門縣人氏，年一十八歲。張環心下一想：「十八歲就來投軍，必是能幹的。中軍過來！」中軍應道：「有！」張環吩咐道：「快傳周青進見！」中軍道：「是！」連忙走到轅門問說：「呔！爾等內中有什麼周青嗎？」仁貴說：「兄弟，叫你。」周青連忙上前說：「中軍爺，小人就是。」中軍道：「阿，你就叫周青，大老爺有令，快隨我進來。」周青應道：「是。」隨了中軍進入大堂，連忙跪下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小人周青叩見。」張士貴抬眼一看說：「果然像個年少英雄。」就問：「周青，你既來投軍，可學兵馬，能用幾樁兵器？」周青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小人幼習弓馬，盡皆熟透，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。」張士貴說：「你兩膊有多少勇力？」周青說：「小人右膊有四百多斤，左膊有五百斤。」張士貴說：「你善用什麼器械？」周青說：「小人善用兩條鑢鐵鋼。」張環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鐵鋼可帶在此？」周青道：「這倒不曾帶來。」張環道：「既不曾帶來，中軍，你往架上取這兩條鐵鋼過來，與他當堂要與本總觀看。」中軍應道：「是！」

便往架上取了鐵鋼下來，遞與周青。周青接來提在手中，立起身來就在大堂上使起來了。果然好鋼，但見左螭頭、右螭頭如龍取水，左插花、右插花似虎奔山，這個鋼使動了，大堂上多是風聲。鋼使完放在旁邊，上前跪下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小人鋼法使完了。」張士貴大悅道：「你鋼法果然要得好，本總要收能幹旗牌十二名，如今有了八名在此，還少四名。今看你年少英雄，不免收你在裡邊做了旗牌官吧。」周青說：「多謝大老爺抬舉。」立起身來，改換旗牌衣服就站在旁邊了。」張士貴看到第二張上，只見寫著具投軍狀人薛仁貴，係山西絳州府龍門縣人氏。嚇得張環魂不在身，心下暗想：「陛下夢內不可不信，軍師薛夢真乃活神仙了！我在此招了七八個月，從沒有姓薛的，正合我意，不想原有薛仁貴。陛下夢中說他穿白用戟，未知真假，不免傳他進來看看明白。」中軍應道：「有！」張環說：「速傳龍門縣薛仁貴進來。」那中軍答應道：「是！」忙出轅門喝道：「呔！爾等內可有什麼

薛仁貴嗎？」仁貴應道：「中軍爺，小人就是。」中軍道：「你就是薛仁貴嗎？好個漢子！大老爺有令，小心隨我進來。」仁貴答應，隨了中軍官進入大堂，連忙跪下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薛仁貴叩見。」那張環望下一看，只見他白綾包巾白戰袍，通身多是白的，心下暗想：「應夢賢臣，一些都不差的了。為今之計便怎麼樣呢？我若用了他，陛下一知，我張氏門中就沒有功勞了，不如不用他罷！只說沒有此人，倒也哄騙瞞了天子，這些大功勞自然是我賢婿的了。」張士貴算計已定，說道：「你就叫薛仁貴嗎？」仁貴應道：「小人正是。」張環說：「你既來投軍，可能弓馬，武藝善會幾樁？」仁貴道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小人善會走馬射箭，百步穿楊。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。」張環說：「兩膊有多少氣力？」仁貴說：「小人右膊有五百八十斤，左膊有六百四十斤之力。」士貴聽見說，狠狠他比周青氣力又大：「你善用什麼器械？」仁貴道：「小人善用畫桿方天戟。」張環聽言大喝道：「啞！兩旁就一聲吆喝，張環怒道：「我把你這大膽狗頭，左右過來！」兩下應道：「有！」張環吩咐道：「快把這狗頭綁出轅門梟首！」兩旁應道：「嘎！」刀斧手就把仁貴背膊牢掛綁起來了。嚇得仁貴魂不附體，趴在大堂說：「阿呀大老他，小人不犯什麼法，前來投軍為何要斬起來？」連著周青驚得面如土色，跪下來叫聲：「大老爺，這是我周青的從幼同師學武結義弟兄，前來投軍，不知有甚觸怒，求大老爺看旗牌之面，保救饒他一命。」張士貴說：「我且問你，本帥之名難道你不知？敢稱薛仁貴，有犯本總之諱嗎？」周青道：「怨他不知，冒犯諱字，求大老爺寬容饒他之命。」張環說：「也罷！看周青份上，饒他的狗命。與本總趕出轅門，這裡不用。」仁貴道：「謝大老爺不斬之恩。」

立起身來，往外就走出了轅門，心中大怒。正是：欲圖名上凌煙閣，來做投軍反若災。

忿忿不平正走，後面周青趕上前來，說：「哥哥慢走！大老爺不用，我與你同回家去吧。」仁貴說：「兄弟，又來了。為兄命裡不該投軍，故爾有犯他諱不用，你已得大老爺愛，收為旗牌，正好乾功立業，為什麼反要回家起來？」周青說：「哥哥，這教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。我與你有了一身本事，況大老爺不用，就是愚弟在他跟前也難乾功勞的了。況且與哥哥是有興而來，怎撇你獨自單身悶悶回家？不如一同回去的安心些。」仁貴道：「噯！兄弟言之差矣。你蒙大老爺收為旗牌，正好出仕好顯宗耀祖。為兄的況有妻子在家，就是收用我去，到底也有些放心不下。今大老爺不用，為兄慨然回家射雁，也過了日子了，你不必同我回去，住在此上策。」周青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弟在此等候，你回去尋得機會再來投軍。方才大老爺止不過道你犯了諱字，所以不用，如今只要軍狀上改了名不用貴字，怕他還不肯收？」仁貴道：「我曉得了。店內行囊為兄拿去。」周青道：「這自然，盤費盡有在裡頭，小弟在此等候哥哥。」說罷，兩個分路。

仁貴到飯店算明飯錢，拿了行囊竟回去路，我且慢表。再講周青回轉轅門，自己領出十兩盃甲銀，送與內外中軍官收了。總管張士貴那日又收用了幾名投軍人，方退進內衙，四子一婿上前說道：「爹爹，今日投軍人可有姓薛的嗎？」張環說：「我兒不要說起，軍師是活神仙，陛下的夢確確是真，果有應夢賢臣的人。今日投軍狀上原有薛仁貴名字，為父的傳他進來一看，卻與朝廷夢內之人一般面貌，原是白袍小將，善用方天戟的。其人氣力又狠，武藝又高，我想有了此人，功勞焉得到我賢婿之手？故爾故意說犯了為父的諱字，將他趕出轅門不用。我兒，你道如何？」四子大喜說：「爹爹主意甚妙，只要收足了十萬兵馬，就好復旨了。」

我且按下。再說薛仁貴一頭走一頭心下暗想說：「我命算來這等不濟了。我與周青一樣同來投軍，怎麼剛剛用了他，道我犯諱他就不用起來？這也使我可笑。」一路行來，昏悶不過，氣惱得緊，一心只顧回家，忘記了歇宿之處，抬頭看看日色西沉了，兩邊多是樹木山林，並沒有村莊屋宇，只得望前又走，真正前不巴村後不巴店。仁貴說：「阿呀，不好了！如今怎麼處呢？」

肚內又饑餓起來，天色又昏黑夜起來了，只得放開腳步望前再走。正行之間，遠遠望去，借宿一宵便了。算計已定，行上前來，走過護莊橋，只見一座八字大牆，門上面張燈掛紅結彩，許多莊漢多是披紅插花，又聽裡邊鼓樂喧天，紛紛熱鬧，心中想道：「一定那莊主人家是好日的了。不要管他，待我上前去說一聲看。」仁貴叫聲：「大叔，相煩通報一聲，說我薛仁貴自貪趨路程，失了宿店，無處安身，要在寶莊借宿一宵，未知肯否？」莊漢道：「我們做不得主的，待我進去稟知莊主留不留，出來回復你。」仁貴說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那莊客進去稟知莊主，不多一回，出來回復道：「客官，我們莊主請你進去。」

仁貴滿心歡喜，答應道：「是。」連忙走將進來。只見員外當廳坐寧，仁貴上前拜見，叫聲：「員外，卑人貪趨程途，天色已晚，沒有投宿之處，暫借寶莊安宿一宵，明日奉謝。」員外道：「客人說那裡話來，老夫舍下空閒無事，在此安歇不妨，何必言謝。」仁貴道：「請問員外尊姓大名？」員外道：「老夫姓樊，表字洪海。雖有家私百萬，單少宗嗣，故此屢行善事。我想客官錯失宿店，諒小腹中饑餓，叫家人速速準備酒飯出來，與客官用。」莊漢一聲答應，進入廚房，不多一回將出來擺在桌上，有七八樣下飯，一壺酒一籃飯擺好了。樊員外叫聲：「客官，老夫有事不得奉陪，你用個飽的。」

仁貴稱謝坐下。正是：蛟龍渴極思吞海，虎豹饑來欲食狼。